

言通石書 卷之三十九  
昔時亦每聞人言苗兵之可用矣比至而細詢博  
訪始知其大謬不然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  
以趙營平宿將必至金城乃圖上方略良有  
以哉而臣因是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削于  
祖宗之時也萬里幅幘如故九品成賦如故也邊  
腹內外九軍七萃之雄自若也彼一隅蠢動  
何至遂騷動中原甚且中原之不足而借力  
于萬里外廣漠之鄉不知堂堂華夏二百年  
來撫育生聚盡爲何人而急迫至是真足取  
輕蠻夷貽笑萬世而因以開陳勝吳廣之徒  
睥睨跳梁之念也爲策至此臣竊惑焉撥厥  
所繇總緣我

皇上沉沉深處如重閨處子眉目懶笑惟恐人見  
而又以居積之癖舉天壤間有用金錢盡擲  
而空投之杳冥千仞之壑遂至以全盛寰區  
弄成一罷癯殘疾世界一遇事故舉朝倉皇  
莫知所措計窮于靡所復之而遂爲此無可  
奈何之策亦可慨矣以臣計之使



皇上一朝而悔悟則宇內富疆如舊戰勝攻取自不必借力于么麼之夷萬一今日光景猶然如故也恐萬萬非除兇雪耻犁庭空幕之時二三當事抑僅有勉爲支撐保全疆宇以待聖明之徐悟足矣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者何用蓋自保之與攻人其難易本自不同攻人則我爲客而彼爲主故以曹操用兵如神兀术鷲悍宿將而敗于周瑜韓世忠岳飛者我爲客也自保則我爲主而彼爲客故以謝玄

一統袴胄子虞允文一咕嗶書生而能勝苻堅完顏亮者我爲主也兩者相去何嘗徑庭昔种師道語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儲禦有餘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苦無兵耳師道曰不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此亦足以明守之不在多兵已今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星殘卒遂足以禦奴亦不敢謂經臣所請數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卽如



靖康之後弱宋殘削已極而宗澤一出若巨盜王善擁衆七十萬人楊進等擁衆三十萬人澤意氣一鼓能盡收爲已用誰謂中國乏人哉今卽遼左附近如燕趙齊秦之間其人皆古帝王用以行撻伐之威而肅清區夏者朝臣相向攢眉正苦招捩無資耳若以迢遙萬里調用土兵之費移之近地沒法選召釋一有智略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無拘以方略卽幾萬貔貅自可立致詎有千

古中華之地而其人盡出糶鬼下耶况附近之人風雨相宜卽使之歲月淹留亦似易易戰固可守亦可此實策之最便者或者曰事急矣今日之奴酋非古匈奴突厥之酋而女真蒙古之酋也兩宋之季思之凜然時勢至此如火焚棟凡水皆可取何暇揀擇不知凡水皆可取而取膏油以救火則非所宜况在遠乎且夷狄何常遇漢祖唐宗則爲匈奴突厥遇兩宋之季則爲女真蒙古正在



皇上一人挽回間耳昔諸葛亮街亭之敗或勸亮速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破賊乃爲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減兵者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兵多奚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萬一乎今徵兵之命下矣以

綸音之嚴重萬一徵兵而土司不應則損威兵集而我餉不敷又損威臣子明知其難而陽應陰閣又損威不若出自

聖意早止之爲便也此愚臣一偏私見若知臣罪臣聽之盈庭而已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逃伍頓隳軍容言利大搖邦本懇祈亟彰

乾斷以肅法紀以維治安事職觀爲天下者一日不討兵實則神氣不張一日不鎮民情則元氣不固在泰寧之際猶然矧存亾係呼吸者乎自去歲三路敗衄開原告陷遼左孔棘陵京震驚舉朝皇皇共推劉國縉爲贊畫而國縉



兩月間招集二萬餘人列營防禦挫遏奴氛  
謂非勇于奉公不可近閱經臣按臣疏迺前  
所招集者今日走幾百名明日走幾千名又  
明日又走幾百名幾千名二萬人脫逃殆盡  
職不勝駭愕夫兵以居則守以出則戰將社  
稷蒼生是賴非僅取充數也非僅集烏合之  
衆便可着伍也贊畫于募之始曾一揀汰否  
于募之後曾一訓定聯屬否據各將稟新兵  
當撤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知有今日久

矣朝任戎行暮返故里成何景象往家過節  
開春再來成何口語兵如兒戲矣視

皇上之封疆可守可棄矣將領誠不容追罪首事  
恐不得稱功業以鄉紳之權一呼嚮應獨不  
可以鄉紳之權再呼使集乎康應乾張鳳翼  
同爲王臣同遇風波何所辭責倘招之不來  
能無卸擔乎論軍法國家爲重閭井族黨爲  
輕倘復惠顧私情何如向者不募本鄉之猶  
愈乎土著可逃數千里踪跡渺茫者獨不可



逃乎遼人戀丘隴愛室廬慕父母妻子尚憇  
然以去何望遠人效死乎新兵一散在處生  
心不令首事者終事人盡推諉且司臣各省  
募兵已陸續赴遼臺省臣直隸募兵次第選  
練異日聞風效尤遂聽其脫逃乎彼募兵諸  
臣亦遂掉臂不顧乎贊畫所司何事

旨最嚴切何部覆瞻前顧後半吐半吞毫無斬絕  
也豈以國家亾不在旦夕耶豈以全伍脫逃  
不關成敗安危之數耶試爲贊畫計必自我  
募之自我還之倍振刷肩荷期減此而朝食  
則從前之任勞不虛向後之藉口可免不然  
給芻捐糈費

皇上幾許金錢豕突蜂奔開三軍無窮釁隙誰階  
之厲粉身莫贖矣若奸民曹致廉者乘遼餉  
缺乏欲同公直內監往江南富戶家借數百  
萬緡通政使姚思仁同官馮英各具疏叅駁  
矣職亦江南人得不爲桑梓慮得不爲

皇上根本慮乎夫江南何地是財賦之區也是供



億甲天下者也邇來徵調加派十室九空白蓮教之縱橫蛇山盜之充斥一二巨豪之囂凌焚劫又非恬然習于無事者也致廉敢倡是說以嘗

皇上乎且曰江南等處則漸而江以北又漸而十三省何人不稱富戶何家不可借取挖巖剔數敲髓剗筋立覩瓦解上崩無論夷虜之猖獗矣聞亂賊李永芳憚經略威聲慮民無變志凡有煽惑人心者不惜厚賄誘之江南惜

取之言正巧于煽惑之術且陰營窟穴廣約貂璫左愆右通機易沒而說易售斜封墨勅保不行乎建中崇寧之已事非殷鑒乎蔣定國旣倡于前李一忠復繼于後包藏不軌實繁有徒是永芳爲奴酋用致廉輩爲永芳用公直赤心內監又爲致廉輩用言利之小人卽通夷之大憝動四海室嘆戶愁之慘卽助外寇長驅直擣之鋒非可尋常輕貸者儻云此輩特無知么麼焉能盡禍特匹夫亾命何



足苛求則自古危基亂本誰不出宵小竊弄  
而况其稱引內庭徼靈宦豎顯然犯大不韙  
者哉嗟乎國家所重者法紀擅離戎伍法無  
赦乃萬夫馳驟相視而莫敢逆則號令之謂  
何交結近侍法無赦乃群奸盤據紛紛瀆奏  
而不一問則肅清之謂何究必主威下操璫  
熠四佈疆場無一兵之可馭寰宇無一地之  
得安內潰外侵有拱手罹喪敗耳頃者日變  
風變接踵見告天心之仁愛已窮請臨朝請

用人仰叩

九閭臣衷之披瀝已竭意

聖明于此定有一番懃悟一番振作用以消鷲習  
而杜邪萌豈謂悠悠泄泄玩愒廢閣如故何  
怪乎邊庭不聳城社多憑依也伏乞

皇上親御文華殿備商方略盡下官寮

勅贊畫還兵充伍收效于將來曹致廉等肆諸市  
朝爲夤緣煽惑者戒庶神氣張而軍容克壯  
元氣固而邦本永寧保危遼以保



廟社端賴之矣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爲通州兵譁幸定人心易動難安乞

勅當事安輯訓練以消近憂事職奉

命巡浙陛辭有日去天漸遠憂國益深旣慮外患未平又恐內變將作先是募兵在通州者鄉紳苦其爲害地方當事者安頓無方訓練無法識者料有姚令言之變昨果傳聞兵醉喊嚷一時闕然亂傳兵反城門晝閉州兵上城

幸卽安定事出訛傳人卽驚惶如此儻真正鼓譟咽喉重地密邇京師根本蕭牆深爲可慮昔元昊之役范仲淹乞城京城以備敵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修城增守備談者趨之蓋守門戶勝守堂奧也戎臣前見及此建議于通州永平添二總兵統領家丁以備不虞最爲得力今宜令大將以重兵彈



歷此地其募兵務要處置得宜訓練守法固  
腹心而安肘腋乃今日至急着也職讀邸報  
又見西虜與建夷歃血共盟口稱哄彼放出  
宰賽犬羊叵測哄彼乎哄我乎萬一夷虜果  
合夾攻遼陽而瓜分之則遼危矣兵餉城守  
之策言者已詳猶有一二見聞請畢其愚韓  
魏公三丁刺一義勇每人去弓箭錢二貫人  
情驚擾而兵紀律踈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  
不貲今之募兵何以異此說者謂止該調各

邊兵卽招募邊人頂補兵缺人未離鄉自樂  
應募朝廷養軍千日原爲一朝從軍出塞應  
自無詞若有脫逃將官催覓乞丐補數應自  
爲查點以軍法叅治庶有一兵得一兵之用  
不至爲紙上虛數也靖康括金賂虜詔羣臣  
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今秋毫必悉錙  
銖盡較無異易金帶矣而議新加猶未議舊  
欠此當責成督糧道蓋官以督糧爲名完糧  
是其專任除不拖欠州縣外其有逋負者督



糧道親至其處查果民欠或係吏侵大都拖欠之處多屬侵欺未必在百姓身上也不設法徵完停其升遷務在必行亦可得百萬矣完舊欠是卽添新餉也奴酋長技全恃弓馬此非大砲不能禦之戎臣欲製呂宋炮一可當萬箇中行之旣效矣此當速造以爲中國長技前見順德推官蘭完植條陳內有火藥一欵言砲中之藥不宜虛散無力必成顆粒方能力催鉛子其火門鑽眼鑄子一一有法

其說亦可採也虜犯澶淵河北諸郡多陷獨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攻圍不下時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今難其人而近有刻城書及乘城要法曲盡守城計策此當刻布給散將吏預先熟習以資防守又古守具有戰棚以長木杭于女牆之上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此亦可補城書之一端也以上四欵直陳所聞不知可行與否而其要尤在破格用人金使在廷



頡頏望見种師道拜跪稍如禮宋主曰彼爲卿故蓋國以人重如此今仁賢空虛災異疊見昨歲西方紅衣之婦空中提燈今年東方青龍之神口中吐火天變不畏人言不收叩闕兩日未發一疏徒得一口傳之套諭且禁羣臣勿再瀆擾昔周主攻齊告急三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此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而平陽遂陷今得無類此耶恐禍至無日卽欲瀆擾亦無及矣不知

聖意何所持以無恐道路傳聞夷來遷避

上未必有此意職力言其不可欽宗欲避兵李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避此何之萬一六軍中道散歸誰與爲衛吳敏亦言朝廷便爲棄京師計此何理也帝遂罷行蓋無論京城不可棄卽欲去亦難行不但置

陵寢于何地抑且付珠寶于何人懷帝將出衛從皆散又無車輿自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亂民搶掠阻不得進履還入宮此避兵故事也



皇上亦念及此乎職回天無計惟祝天地  
祖宗開悟

聖衷無忘外懼內憂永保山河

社稷幸甚臣民幸甚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謹  
報借發銀兩數目并陳遼左空乏之情乞

聖明勅計部速爲議處以救危疆事職奉

命東閱兵部如職同官張延登議題發太僕寺銀  
五萬兩爲緩急不時之用於去年十一月內

准兵部差官領解到山海關管糧通判與解  
官面同兌收除折兌七百六十二兩五錢例  
應通融支放收貯候用職于十二月二十六  
日差官到關領銀四萬五千兩以五千兩留  
貯關門其領到者發廣寧糧廳收管時職正  
在遼陽也因職巡閱遼陽城見其體勢遼濶  
城身舊腐固非金湯之險且有巖墻之憂與  
監軍道臣高出等四顧商量議欲修城無從  
下手恐其因修反壞惟有增建敵臺數十座



傍城爲守賊來時以一面仰而攻我我以三  
面俯而擊之似易爲力今經臣能廷弼原有  
空心敵臺之議衆議僉同分守道閭鳴泰遂  
通詳督臣撫臣按臣依議建造而修城無備  
用銀兩議于太僕寺五萬兩中給發職思羈  
縻之用與修藩垣之功總一爲東事也宜圖  
其可久者該道議發銀八千九百八十九兩  
二錢職謂此等工役利于速完必多方鼓舞  
方足爲子來之歡于道臣所請外多發銀千  
餘兩以備不時犒賞共發一萬兩訖比職還  
至廣寧西虜虎憨兔憨差夷人到正安堡領  
春季撫賞時以撫賞銀兩舊者已盡新者未  
發無以應之此無論去歲所增今歲遲留不  
發慮生他釁而夷人食物等項日費七八十  
金不支甚矣分巡道張鳳翼請詳于撫臣周  
永春并詳到職議于太僕寺中銀兩借給職  
思撫之以新恩與餌之以舊賞總一羈縻之  
術也宜先其最急者遂借發一萬六千五百



兩訖此外又以百兩發正安堡遊擊王牧民  
爲通夷小賞之用而山海關一片石當東西  
虜要路兵衛疎薄殊可寒心職曾具疏請與  
山海關併議修築永平道臣袁應泰具詳督  
按關院諸臣并詳到職謂此一片石修工勢  
不容緩宜及時修舉一一估計工價計二千  
三百四十兩議于職所留關口銀內借發職  
思遼左之城工與關門之修繕總之皆國事  
也此又其輕而易舉扼要而難緩者遂如議  
給發訖五萬兩中發過二萬八千九百四十  
兩二處實存銀二萬一千六百兩其西虜借  
賞一萬六千五百兩俟撫賞解到日聽該道  
補還可作存留實數以備急需職思議發銀  
兩之時雖曰不問出入然分毫皆國計也一  
出一入宜先奏聞第以前項費用事關緊要  
不堪遲悞有利于國敢遵奉便宜從事茲以  
確數上聞伏乞

聖明裁察寬其先發後聞之罪微臣幸甚疆事幸



甚職嘗歎今日之遼事以輿地之形論之如人之病在一臂而其痛楚斷絕正連心腹非多方以疏導之百計以灌輸之則氣血不能周滿痿痺立見職向者議請設處錢糧正如督餉侍郎李長庚所云勞民傷財之事皆痛心疾首而爲之者以兵輸十萬而糧餉不敷恐亡遼者非賊也今見撫臣有遼餉已發三百萬并臣心欲盡臣義當裁之疏而餉司郎中馮汝京有民運少至二十餘萬希爲催發之請廣寧馬政同知孫同倫有新兵借過馬價四萬餘兩乞爲催補之請管糧同知馬紹芳有撫賞俱已用盡各夷擁衆挾賞久恐生變乞爲題催之請則河西之帑藏空矣經臣有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餓至極之疏內稱庫儲糧餉僅二萬餘兩本色糧石正二兩月已無可支牛車甚少忙急無措遼陽管糧通判左之似有甘于自盡之言而運事旣用牛車小事斷難失信蓋州管糧同知張文達有



乞急催腳價之請河東之糧餉又岌乎可危矣此何時哉冰消凍解草茁春融瞬息暮春須有鷙擊獸攫之慮經臣悉心幹濟能驅枵腹之人骨立之馬而使之戰守乎司計者往日已病因循此日不能卒辨宜與內而南北各衙門外而省直撫按急講揆索那移應用以聽補還之策其所覆設處銀糧一疏卽云題知徑行必得

明旨俞允明告中外以疆事危急不得不爾考成省直諸臣方竭蹶從事祈望立賜允行者也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淮船催造愆期一疏因兵計餉因餉計船非四五百隻不可總督侍郎王紀義切同舟擔荷必力如催覓以沙船爲便須查實數造船旣優議價值宜限早完一一責成道府諸臣而督餉與漕撫二臣奉考成之法以繩之至增設主事二員以備差遣萬難遲誤所望立賜裁斷者也河東以河西爲家者昨經臣疏已言之撫臣周永春與



經臣同心戮力共任安危其所急急皇皇者皆國事卽留新餉以衛河西亦必勢不容已况所用招兵而用安家援軍而用行糧新軍而用馬匹轉輸而用車輛喂養而用豆草所辦者皆備河東之用萬難坐視用數逾于收數借動馬價等項且九萬四千八百餘矣事在必需者計部于廣寧旣無別項預撥錢糧而專稽核于廣寧將召買製器等項一槩停閣是令經臣兼胼胝之勞而撫臣似無封疆之任河西無接濟之法則河東亦必有中斷之虞矣容有濟乎如援兵出關者奔走遠道囊無剩錢靠沿途給與行糧以爲口食自關門以至遼陽須行十日漸行而東米豆等項價漸騰湧關門所給未至廣寧盡矣不能忍死以赴遼陽如山西援兵之自縊殊可憫念非千金接濟幾于全軍萊色矣廣寧不給行糧之說所當更議者也職昨巡關遼陽撫臣致書云主客兵將各宜優賞使三軍皆呼萬



歲庶足鼓動職遵而行之今援兵出關者于  
撫臣衙門過堂例有犒賞而無額設撫臣皆  
設處裁節至捐柴薪以給之夫設處易盡而  
援兵方來已爲難繼之惠矣至昨歲虎酋議  
賞四萬金部認三萬以一萬令遼左設處當  
此滿地兵戈肆業都廢將處之地畝乎將派  
之商賈也其三萬金云今歲再行酌議酌議  
之說擬隨時增損其意甚善第看眼前事勢  
似尚無可酌所當如議併行給發者也據此  
皆關係遼左錢糧敢因奏報銀數併及惟祈  
皇上省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兵食兩困經臣  
嚴急非苛乞

勅諸臣亟圖補救之方共薦和衷之誼事職惟奴  
酋自去歲八月迄今驚伏者已幾半載計徵  
兵措餉必有次第而遼之人情勢共安危志  
同甘苦亦必如臂指之相使期共滅此而朝  
食乃自正月以來經略熊廷弼有新兵全伍



脫逃疏則兵期集而反得散矣有錢糧缺乏  
至極兵馬饑餓至極疏則餉期足而反得匱  
矣又有遼以寬縱致敗臣因嚴急招尤疏則  
人情期調而反得渙矣凡此皆兵家之最忌  
不謂今乃層見而疊出也以遼守遼之說樞  
臣黃嘉善謂人有丘壘室廬各涸血氣心知  
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蓋距清鑿家舍  
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冰慘烈未  
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  
堪兵否卽嚴拏着伍

明旨非不森然而絡繹奴寨者必無反顧之情揚  
帆下海者未有歸隍之日恐捕亾之令終屬  
空文效尤之風行且踵至遼兵果足恃否兵  
旣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調今樞  
部徵兵邊腹非不限之以數訂之以期而買  
馬安家等費咨動地畝新餉者已奉有還遵  
前旨之新命則安家等費何可不亟爲區處使承  
調出關之兵不成紙上之霜也各省鎮兵調



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發出關遼安而後京師安誠宜急先着第聞應募之兵有先索必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卽河南之兵聞有挺然以援遼自命者要皆資身無策之夫爲餬口度日之計原非真心感奮而其餘之無志出關者不可強也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今應速勅練臣徐光啓就中練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歸農與其以逃爲散而廢法于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浙江水兵調法三千以宿鎮江纓冠之誼寧敢獨後但南船未可北駕海道亦非慣嘗全省鄉縉兩致書于樞部非臆說也先是東征之役蓋從定海由吳松江入內港至天津從大沽口開洋歷海豐青萊以達登州跋涉年餘罔裨實用今乃責令統領速發毋得觀望夫遮洋之運昨漕臣已極言其不可而浙兵獨能飛渡耶何如于南浙諸兵中調撥以應目前也昔



之援朝鮮也以師行之弗戒重戍屬國固宜  
談虎而色變然未聞一介之使爲彼國憂也  
宣慰之遣竟以倍臣之私揭頓令使命之不  
先豈堂堂

天朝曾無一不辱君命之士也援兵駐扎鎮寬誠  
于彼國爲便脫奴酋乘間道入朝鮮我兵以  
騷擾之故不敢望鴨綠江少展寸趾不識于  
援之義何居竊謂當懲前而懲後不當因噎  
而廢食也遼議用兵十八萬今未及半已見

軍饑而逃馬饑而死民被搶奪官求自盡迨  
至大兵雲集其何能支四百萬之加派能辦  
舟車牛騾之費未必能供糗糧芻茭之需本  
色尚苦不敷折色又何能濟此立窮之術也  
足食之道本計在屯田而流通在錢法鑄錢  
之有益而無損與屯田之經久而可行夫人  
而知之乃有言之而不必行有欲行而未必  
果則以兩者之取効遲不如撥招捐助者之  
見效捷又或以自我作始未必自我樂成而



他日之局自有他人肩之故舍卒歲而計終朝而不知非長策也藩王捐助固義激于同仇而樂勵鼓舞亦展親之所不廢况土司尚有超遷之秩而天潢一派顧可獨靳乎近聞諸藩中有捐資募兵者夫護衛非乏益兵非制曷不以召募之資再爲義助者倡也計臣職掌非不屢屢執爭而不能止各部咨文之四出蕪稅仍解繕部猶曰發解在未奉文之先乃稅契截分于兵部尚見于福建撫臣之報何可無畫一之令也遼東半壁勢成破竹則皆以寬敗也乘寬之後利用嚴自有經臣因得少留未盡之殘局而奈何弄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也撫臣周永春閱臣姚宗文無不共篤同寅協恭之誼此物奚宜至哉且經臣亦非獨以嚴勝者也贊畫劉國縉不能使自募之兵不逃又不能使旣逃之兵復聚而但爲稱苦不深督過亦足徵寬政矣故其疏云操急縱舍顛倒互用實非專主于嚴